

◎张源著

# 黑金

## 长篇原创悬疑时政小说

有光的地方，才有暗！

是矿难还是**谋杀**？一场看似普通的矿难，却引出连绵不断的**迷案**。

错综复杂的关系。**权力作祟**？是谁把他掀下政坛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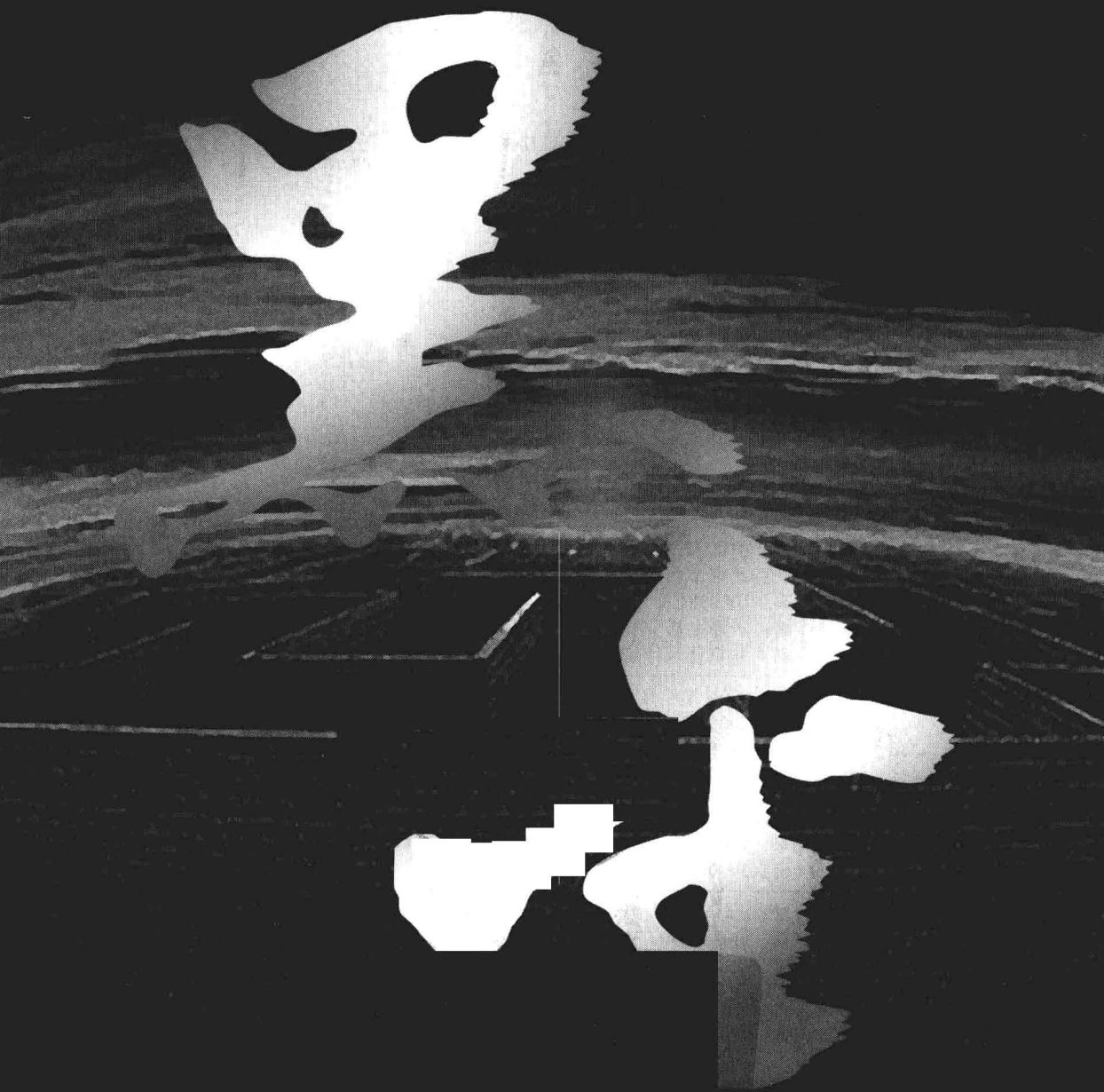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生存、爱情还是无尽的**贪欲**？

掘“金”之梦将书中的人物**集结到了一起**。

他们的故事悲壮、亮丽、辛酸却又**无奈**。

长篇原创悬疑时政小说

◎张源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金/张源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 
2009. 4

ISBN 978 - 7 - 81139 - 507 - 5

I. 黑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5071 号

黑 金

HEI JIN

张源 著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蓝空印刷厂

---

版 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8. 5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180 千字

---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1139 - 507 - 5/I · 057

定 价: 30. 00 元

---

网 址: [www.cppsup.com.cn](http://www.cppsup.com.cn) [www.porclub.com.cn](http://www.porclub.com.cn)

电子邮箱: [cpep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cpep@public.bta.net.cn) [zbs@cppsu.edu.cn](mailto:zbs@cppsu.edu.cn)

---

营销中心电话 (批销): (010) 83903254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邮购): (010) 83903253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书店): (010) 83903257

---

公安文艺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973

杂志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239

电子音像分社电话: (010) 83905727

---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接踵而来的祸降，给两家人带来了不幸。从此，也搅乱了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……

**第二章 矿产图**

021

神秘的双儿和许雅琴出现了。在下乡的途中，吕逸飞意外得知父亲藏有一张南木岭矿产分布图。

吕家楼失火，又为矿难和中毒事件增添了神秘色彩。姜云杰决心走进出事的矿井一探究竟。

**第四章 探 井**

061

探井的结果，意外得到了半张图。回到莱市，吕逸飞却被列入杀害叔叔的嫌疑对象。

吕逸飞在吕家楼经历闹鬼后，大病了一场。林雪喜欢上了姜云杰，谁知，却惹出了麻烦。

目  
录**第六章 两张残图**

095

吕逸飞得到了两张残图，但向许雅琴求爱时受到了羞辱。林雪遭到歹徒绑架，姜云杰和杨涛海奋不顾身出手相救。

111

**第七章 探 洞**

吕文逸历经险难找到的南木岭矿产图，却被青桥帮抢走。杨涛海成了救林雪的英雄后，姜云杰想远离林雪……

**第八章 夺 图**

127

姜云杰在冰贝贝家意外发现了父亲的遗物，决心寻找它的来源。矿产图在冰灰灰帮助下拿回来，吕逸飞却拱手给了许雅琴。

145

**第九章 寻 母**

许雅琴将矿产图还给吕逸飞，并要求他开矿。姜云杰寻母未果后，在南木岭了解到双儿就是矿难现场的矿工之一。

**第十章 铜镯子**

161

姜云杰从林虹那儿打听到母亲有个同胞姐姐，而林静却矢口否认。在林静的说服下，姜云杰放弃了寻找线索的打算。

姜云杰大学毕业后见到了妹妹。吕逸飞成为莱市的首富之后，许雅琴也露面了。

**第十二章 井下婚礼**

181

吕逸飞终于用行动得到了许雅琴的爱情，但许雅琴却提出：在井下举行婚礼……

妹妹自杀了，姜云杰重新萌发了复仇的念头。跃入井下的吕逸飞死而复生。

**第十四章 逃 亡**

201

吕逸飞被救之后，却因公安局的追捕令而逃匿。在逃亡过程中，吕逸飞揭开了父亲中毒身亡的秘密。

在危急关头，冰贝贝决定帮助吕逸飞。姜云杰被网吧解雇之后，忽然得到了母亲还在新湖乡的消息。

**第十六章 奇怪的凶手** 221

---

听说张波是杀害母亲的凶手，姜云杰对此产生了怀疑。为躲避警察的抓捕，吕逸飞不得不男扮女装。

227 **第十七章 捐弃前嫌**

---

吕逸飞和许雅琴开始调查骷髅和中毒事件。林静和林虹虽是亲姐妹，却像仇人一样，令姜云杰迷惑不解。

**第十八章 取 证** 243

---

姜云杰终于答应娶冰贝贝为妻。吕逸飞和许雅琴查到了真凶，但洞里的骷髅仍然没有答案。

257 **第十九章 骷髅十三号**

---

木匣子的秘密揭开后，姜云杰终于找到了凶手……

**第二十章 大结局** 273

---

## 第一章 祸 降

接踵而来的祸降，给两家人带来了不幸。从此，也搅乱了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……



## 1

当太阳爬到头顶时，姜云杰把从树上砍下来的枯树枝分成均匀的两份，用手指粗的藤条一一捆实，再在中间搭上木棍，而后擦了一把汗水，将柴火扛在肩上下了山。

房内传来锅铲碰撞的响声，屋顶升着袅袅炊烟。妈妈在准备着一家人的午餐。

姜云杰将肩上的柴火往屋后的空地上一甩，啪的一声，不远处的茶树林中立时惊出一群唧唧喳喳的小鸟，扑愣愣地向着远方的天空飞去。渐渐地，在天边化作几点飞翔的逗号。

“哥，快来看呀。”妹妹姜云惠的一声惊叫，传到姜云杰的耳中。

姜云杰冲过去，姜云惠正趴在一块光滑的半椭圆形石头上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地面，一脸的激动和兴奋。

顺着妹妹所指的方向，姜云杰看到数以万计的蚂蚁，迈动细细的腿，驮着自己身体重几倍的东西，在松软的山地上浩浩荡荡，盘旋成一条蛇行的路线……

姜云杰抬头望了望，太阳不知什么时候被几朵乌云挡住。

“天气要变了。”姜云杰喃喃道。妈妈说过，蚂蚁搬家蛇过道，燕子低飞山戴帽，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预报。

姜云惠并不理会哥哥的言语，依旧盯着这群蚂蚁。

不久，阴云蔽日。太阳消失的位置上只剩下一些破碎的亮光。

风儿不断地加大力度和速度，地面上的落叶飞向空中，树枝摇出吱吱的响声。

紧接着，大雨从南向北瓢泼而来。姜云杰拉着妹妹，飞快地跑回山顶的土墙屋。顿时，世界只剩下浓密的大雨在狂欢。

一阵饭香飘进姜云杰的鼻孔。哦，饭菜做好了，碗筷也摆好了。桌上那盘煎荷包蛋格外耀眼。姜云杰想起来了，今天是爸爸的生日。按照以往，爸爸笑吟吟的脸这时会准时出现在一家人的面前。

妈妈探头望了望外面的天空，有些不安地说道，“这种天气，一时等不到爸爸，我们先吃吧。”

雨下了整整一个下午，雨势变得越来越猛。

傍晚时分，山下隐现出一个人影，朦朦胧胧，他正步履蹒跚地向山坡上的小屋一步步挪着。

姜云杰拉着姜云惠，高兴地跑出门外。可是，等人影走近一看，不禁大失所望。

来人披着黑色的雨衣，穿着高高的黑色雨靴，沾满了泥点。

来人看了看姜云杰，又望了望姜云惠，将雨衣挂在屋外的墙壁上。这时，姜云杰才看清来者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。年轻人走进屋，将目光落在妈妈的身上，他将妈妈叫进内房，轻声耳语了几句。一会儿，妈妈脸色不对地冲到外面的正房，对着姜云杰说道，“云杰，妈妈出去有事，你和云惠好好待在家里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等妈回来再说。”说着撑着一把黑色雨伞和年轻人一起往山下走去。

姜云杰呆呆望着妈妈离去的背影。忽然，他听到了妈妈的哭声，是那样的绝望，那样的悲怆。哭声盖过滂沱大雨，在潮湿的空气里四处飞撒。

天，拉上了黑色的帷幕。树林，小路，还有远处的山峦，模糊一团，已分不清彼此。姜云杰的心突突地跳着。

“妈妈为什么不回来？还有爸爸。”姜云惠点亮昏暗的煤油灯，火光摇曳着，忽明忽暗，映照着她那惶惶不安的脸。

姜云杰默默地搂着妹妹，静静地等着天亮，整晚没有合眼。

第二天早上，风停了，雨也停了。那位年轻人来了，同时

还来了另一位年轻人。两人抬着一块门板，门板上躺着一个人，准确地说是一具尸体。上面盖着爸爸生前披过的黑色雨衣。那颗垂下的头，白纸一样的脸，还有那双瞪得大大的眼睛，以前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，现在却变得如此恐怖。

姜云杰的身体一阵剧烈的抖动，手脚不由自主地颤抖，眼前所有的东西发生了倾斜，继而变得模糊、晃动。妹妹紧紧抓着他的左手，双眼惊恐地望向那块门板。忽地，妹妹松开他，扑向那块门板，发出一声悲怆凄凉的大叫：“爸爸——”

姜云杰的泪水滑过脸颊，掉到了衣服上，但最终咬紧嘴唇，没有哭出声音，只是默然地走过去，拉起妹妹，将妹妹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“妈妈，妈妈呢？”姜云惠一边止不住地大哭，一边使劲摇晃着姜云杰的双臂。

两位年轻人站在那儿，没有说话。

“叔叔，我妈妈呢？”姜云杰走到昨天到过他家的那位年轻人面前，用手擦了擦自己的眼泪。

叔叔低垂着头，一滴眼泪从脸上滚落下来，“昨天晚上……她……一个人找矿主，不知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妈妈疯了……有人看到她在雨里疯狂地奔跑……我们派人找了，找了整整三个小时。还出动了车辆，到处寻找。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……”

姜云杰无力地坐下。

突然的打击使他的思维产生了混乱。妹妹发出了更为凄厉的哭声，哭声揪着姜云杰的心。

“别哭，妹妹。”姜云杰搂住姜云惠，眼泪却再也控制不住纷纷落了下来。兄妹俩紧紧依偎在一起，眼中失去了往日的光彩。

两位年轻人从村里叫了几个长辈，悄悄商议着爸爸的后事。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叙述中，姜云杰明白了事情的经过。

大约昨天十一点半时，煤矿停止采煤。在地下40米左右

的斜井里，三名矿工开始维修巷道，爸爸是其中的一个。在加固支架时支架突然松动，发生冒顶塌方。事发时一名矿工恰好外出找斧头，侥幸逃生。而父亲和另外一名矿工则被困在井下。等到挖开通道，两人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
没有举行任何追悼仪式，两位叔叔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，在对面的山坡上挖了一个坑，将爸爸草草地下葬了。

妹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姜云杰带上一袋薯干，用塑料瓶装满开水，对着姜云惠道：“我出去打听妈妈的消息，很快会回来。如果你害怕，就下山到贝贝家住几天。”

“哥哥，我也要去。”姜云惠哭道。

“妹妹，听话。在家待着。”

“哥哥，你不要走。我不要你离开我。”

“妹妹……”

“你要走，就一定要带我走。”

“不行，你受不了野外的苦……”

“我不怕我不怕。”

姜云杰用手抚摸着妹妹的脸，“妹妹，答应我。到了外面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哭。”

姜云惠点了点头，“我答应。”

南山村的村庄大都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山坡或山脚下。通往山外的路宛如东流的溪水，穿越千山万壑，曲曲折折伸向外面的世界。

出了山，兄妹俩坐上一辆通往南木岭的手扶拖拉机。拖拉机载着兄妹俩，从山底到山顶，又从山顶到山底，在“W”形的山路中盘旋迂回。

随处可见的煤窑、厂房和煤槽，星罗棋布地点缀在山间。从幽暗的窑口中躬身钻出的矿工，全身上下布满了煤灰，推着沉甸甸的煤车，然后将煤翻倒在露天的煤仓里。

暴雨带来的矿难，似乎已被人们遗忘。

兄妹俩来到父亲生前下井的煤矿，周围一片寂静。井口旁挂着一块木牌，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几个大字：里面危险，禁止进入。

姜云杰刚刚走到井口边，突然从厂房内窜出一位三十多岁的瘦高个男人，左腿一拐一拐，两眼射出冷漠的目光。他疾步走到兄妹俩的面前，低声喝道：“你们想做什么？”

“来找我妈妈。”姜云惠叫道。

“找你妈妈？”瘦子眼睛珠转了几圈，“下井的地方只有男人，你怕是找错地方了吧？”

“请问你认识这个矿的矿主吗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瘦男人反问道，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

姜云杰将他家的情况说了一遍。

“姜田坤是你父亲？”男人一怔。

姜云杰点了点头。

“我不认识。”矿主闪着狡黠的目光对姜云杰回道，“我今天刚接手，就上来看看。前天发生了塌方，目前还不能正常生产。我正准备叫人清理巷道。”

“那原来的矿主呢？”

“我不认识。矿是通过中间人介绍过来的。”瘦男人摆了摆手，便独自一人下了山。

兄妹俩在那儿等了很久，没看到一个熟悉的人。

兄妹俩一个矿一个矿地问，不知问了多少人，才打听到原来的矿主名叫吕文俊。在离南木岭六里远的地方，吕家村的东头，有所三层小楼就是吕文俊的家。

吕文俊家的小楼依山而建。房子的富丽堂皇，足以令过往行人驻足侧目。内部水泥混凝土结构，外面雕梁画栋。四周砌着高高的围墙，上面插满了锋利的碎玻璃片。院子内种着各种花草和树木，郁郁葱葱。屋后有道小铁门，通往茂密的彬树

林。房子外墙镶着瓷砖，在阳光的反射下耀眼夺目。一条为专门修建的公路，从煤窑一直延伸到吕家大院。

大门紧紧关闭着，无论兄妹俩怎样呼叫，里面没有任何回应。喊了一会儿，兄妹俩静静地坐在门口，听着院内的动静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依然没看到院内有身影出现。

姜云杰心头的恨，像揉了发酵粉的面团，一点点在膨胀。当压力冲过了临界点，愤怒的火焰开始在他心头剧烈地燃烧。呼呼呼！姜云杰挥舞着双拳，拼命敲打着院子的铁门。

“开门，开开门！吕文俊，我要找你，你为什么躲着不出来见我们？”

回答他的是一片寂静。

姜云杰开始向院内扔石头，扔泥块，扔树枝，只要随手能找到的东西，都会成为他攻击的武器。

他的心在狂吼：我一定要让你出来。

## 2

“喂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这么没有教养？”

姜云杰转头一看，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款款走来。

姜云杰一怔，然后大声道，“你说谁没有教养？”

“还用问吗？大白天居然随便往人家院里砸东西。”

“我砸了你家的大院吗？”

“不管是谁的，都不能随便砸。”

“哼，我偏要砸。你能怎么样？”姜云杰说着又向院子内丢了一块石头。

“神经病。”

“我不准你这样骂我哥哥。”姜云惠冲过来冲着少女大声吼道。

“小妹妹，他这样做不对，我说他一句，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## 原创长篇时政小说

少女正要说话，下面传来一阵甜甜的呼唤声，“林雪姐姐，林雪姐姐。”

姜云惠抬头一看，跑上来的正是住在她家山下的初中同学冰贝贝。

冰贝贝穿着雪白的短袖上衣和牛仔裙，走动时，脚上的白色高跟鞋击打在碎石砌成的路面上，发出轻脆的响声。她走过来，有些吃惊地望着怒气冲冲的他们，“你们怎么啦？”

林雪指着院子里满地的石头和泥块，“你看，贝贝妹妹，这都是他们干的好事。”

“我妈妈被吕文俊逼疯了，现在不知去了哪儿。我们来问他要人，难道有错吗？他为什么躲着不出来？”姜云惠气愤地说。

“怎么回事？云惠姐。”冰贝贝这才察觉到姜云惠的脸色极难看。

“你真的不知道吗？”姜云惠的眼泪流了出来。

“我真的不知道。一放暑假，我就来到了吕家村。明年六月要中考，正好趁这段时间让林雪姐姐辅导我的功课。”冰贝贝指着林雪说，“这是我表姐，我记得曾经向你提到过她。”

姜云惠想起来了，冰贝贝的确说过，她有一位很漂亮的姨妈，而且有个在外地读高中的表姐，门门功课优秀。没想到，她的姨妈和表姐就住在吕家村。

“对不起。我没弄清情况，就责问你们。”林雪的语调降了许多，“我为刚才的话向你们表示道歉。”

“你妈妈为什么要找吕文俊？”冰贝贝问姜云惠。

“我爸爸前天在吕文俊的矿上下井出了事。我妈妈来找过他，没想到后来的情况会这样。”姜云惠说着说着哭了起来。

“别哭，云惠妹妹。”林雪将姜云惠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，同时，泪水从她的眼眶涌出，顺着脸颊掉在姜云惠的头发上。

一种悲凉的气氛弥散在空气中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冰贝贝才说道，“姨妈说她在前天晚上，见到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，高高瘦瘦，撑着一把黑色雨伞，在村口走来走去。当时正下大雨，谁也没注意到这个人。”

“那是我妈妈，那是我妈妈。”姜云惠泪如泉涌，“现在可以肯定我妈妈来过这里。”

“但是，”林雪不安地望了一眼姜云杰，“那天，从早上到晚上，村子里没有一个人见到过吕文俊家的人。”

“这么说来我妈妈没有找到吕文俊？”姜云惠哑着嗓子道。

冰贝贝接着说道，“后来听说那天大清早，吕文俊一家就搬到城里去了。”

“吕文俊家没有人在，我妈妈的事又怎么解释？”姜云杰说道，“如果没有人刺激她，我妈怎么会疯了呢？”

“那天吕家楼没有吕文俊家的人，但不能凭此断定就没有别的人。大家和吕文俊家没住在一块，又因为下大雨，所以，只要吕家楼内的人不露面，村里其他人根本没办法判断吕家楼有没有人。”林雪分析道。

“吕文俊家真的没有一个人在吕家楼吗？”姜云惠问道。

“应该是这样。按照当地的风俗，搬新房时，一定要住新家。吕文俊家的人不可能在乔迁之喜的日子里再回吕家楼住一晚。”林雪解释道。

“可是，他的矿上出了这么大的矿难，他能撒手不管吗？”

“搬家前一天，吕文俊就离开了吕家村。直到现在，吕家村还没有人看到他。”

“就是说，矿上发生了矿难，吕文俊到现在还有可能不知道。”姜云杰说道，“可这就奇怪了，出事的不止我爸爸一人，总得有人出面解决这事，不可能躲起来不闻不问吧。”

“吕文俊应该不是这种人。听我妈说，方圆几十里的人对他的印象挺不错。”林雪望了一眼姜云杰，“不过，这事你一定得找到吕文俊，毕竟矿是他的。”

“对，只要找到吕文俊本人，这件事一定会弄清楚。”冰贝

贝附和着说道。

“要是他躲着不出面，我们到哪儿去找他呢？”姜云惠问道。

“吕文俊有个儿子叫吕逸飞，今年刚分在莱市一中教书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就通过他找吕文俊。”林雪说道。

姜云杰呆呆地望了一眼吕家楼，而后拉起姜云惠的手，“我们走吧。”

“你们要去哪？”林雪在背后问道。

“去找我妈妈。”姜云杰毫不迟疑的口气。

“可是，你们要到哪儿去找呢？”

姜云杰望了望远方，神情有些茫然，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先到我家休息……”

“不啦。”姜云杰说罢，迅速拉着姜云惠的手，匆匆离开了吕家村。

姜云杰觉得妈妈没有走远，一定就在附近某个地方。

姜云杰从一家小店找来几张白纸，粘贴在一块硬纸板上。然后在白纸上画他母亲的样子，标题是：寻母。下面详细地注明年龄，脸部特征，身高，出走日期，还有当时的穿着和手里拿着雨伞的样式和颜色。

之后，姜云杰将寻人启事的牌子挂在脖子上，拉着妹妹沿着公路走去，逢人便问，见村庄便停下来打听。

由于那天下着大雨，加之已近傍晚，大家都待在家里。所以，姜云杰的妈妈疯了之后，在风雨里跑到了哪里？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没有人知道。

跑了一天，姜云惠走得有气无力。姜云杰心一酸，便打消了继续寻找母亲的念头。

天黑的时候，兄妹俩回到了家。

昔日的亲情成了残存的记忆碎片。屋里到处都是爸妈留下的影子。